

夢

厂

雜

著

鄉曲枝辭

目錄

靈杖夫人傳

陳佩之

岳忠武墓前重鑄鐵人記

王寶一

某侍御

趙古董

顏鳴臯傳

張振奇

嚴君平裔

屋上火神

甘泉令

高雲姑傳

汝南妓

金氏婦

獄卒縱囚記

記械鬪

夢尸雜著

鄉曲枝辭

卷上

山陰

俞蛟

青源

天下事經乎目者可覈實得於耳者當存
疑余鄉人多奔走四方每當燕集各舉其
所閱歷離奇詭異以恣其滑稽調笑竊無
從辨其有無真僞卽有一二事出於梓里
者亦非經目覩易曰中心疑者其辭枝疑
于中曷爲乎識詩不云乎往來行言心焉

尺牘著卷三

數之余亦惟數而存焉可也

靈杖夫人傳

吾鄉呼二鬼爲王大哥疫爲天地不正之氣中
間成疾烏有鬼神又烏有所謂王姓者乾隆二
五年間無知村氓立廟於鑑湖之畔獻牲演
劇酬願者趾相錯也五月五日謬爲王之生辰
龍舟競渡士女雜遝惑世誣民安得如漢之胡
穎唐之狄仁傑者家諭戶曉毀淫祠而污之哉
璜山陳某舉家染疫禱於王大哥愈後架臺於

村演戲酬神而竊慮王舉觴顧曲之孤寂也立
土地神位於旁以作陪賓劇未登場忽陰雲四
合天大雷電以風臺圯於水優人幾淹斃於是
村人咸咎陳之立願不誠牲醴之不潔也王
之怒以致風雷疫且復作陳亦惴惴擬次日辦
香謝罪是夕夢一老婦拄杖而前曰余爲瑣山
保障久矣御大災捍大患余有力焉所宜祀也
疫鬼何神敢分庭抗禮乎故以風雷逐之傳語

村人其安堵無恐蓋土神爲璜山王氏號靈杖夫人朱儲村朱氏之始祖母也夫與子早卒孫名居仁至正間封沛郡侯曾孫五人俱登甲科享年百有十歲臨卒時遺命投杖於河視所止處爲窀穸如命投之逆浮至母家而止村人因其靈異遂塑像祀之而稱之爲靈杖夫人云余謂夫人其生時備洪範之五福卒也兆域先知靈筮示吉非釋氏所云來去了然夙有定慧者

焚尸雜著卷三

乎宜其廟食數百年之後猶昭昭而不泯也彼
王大哥者一經雷霆迅擊寂然無聲其靈爽又
安在哉然夫人責以抗禮則王又非全無影響
而出於傳會者此如妖蛇享祭河伯娶婦讀書
明理人不爲所惑而已

陳佩之

維揚陳璧字佩之與同里李祿少共筆研有塤
箎之好後同舉孝廉倍覺親暱李家貧依陳爲
活推解所及不可勝計陳子名九華呼之以姪
呼陳妻爲嫂耐久忘年莫可喻其交契也無何
陳卒李以截取授紹郡山陰令是時陳子年弱
冠矣採芹入泮爲學使王詩先生門下士克繼
青緡罔知生計家遂落數年饔飧不繼母曰李

叔受余家蔭庇不少茲已服官汝持余手札往告以孤苦渠憶富貴所自來千金之贈不爲過也因竭蹶而往維揚距紹郡八百餘里至則懷刺求謁閤人以其布衣紉履不爲通自清晨候至日中晷始啣命出告以事冗不遑接見且署舍無下榻處導往廟中暫爲棲息陳因投以毋書冀見書或念舊至三四日無音耗不得已再往李傳語新撫軍刻日蒞任當越境以迓旌旌

束裝渡江歸期未定出二金贈其母四金作歸
費過此以往或致札奉邀耳陳子大失望垂橐
急返至中途迎撫軍者馬騰芳岸舟塞澄湖訪
之卽王詩先生也因具手柬往謁其同舟者俱
以寒士冒昧干貴官必遭呵斥頃之傳見禮遇
甚殷詢其何以至此陳具以對先生曰負德者
無良何可膺民社子暫留余舟中余有以處子
矣有頃李祿迎謁語次先生曰維揚陳生名九

華者爲余督學江南所得士頃謁於余云有父
執在山陰欲往依之賢令能挈之同往乎李惶
恐愧汗如雨頓首受命卽請過其舟先生爲陳
曰有劣迹當密報余以李令委子矣至舟李謝
罪不遑卽令赍僕賫四百金爲陳母壽而復遣
心腹遄返糞除精舍以居之召優獻劇列座間
筵無虛日陳子於是自頂至踵非復窶人子矣
居半載辭歸欸留不可厚贈而別過武林謁謝

先生爲李請命先生終薄其爲人卒以他事黜
之嗟乎覆雨翻雲乘車戴笠昔人且致慨矣遑
問於今顧身被其德目擊後嗣之凋殘不爲一
顧誠禽獸之不若而尙得爲人乎先生謂背德
無良莫膺民社斯言旨哉先破其慳囊以周急
而終黜其官亦維持世道之一端耳

岳忠武墓前重鑄鐵人記

武林錢塘門外岳忠武墓在焉鐵鑄秦檜及其妻王氏反接裸跪往來者無論士大夫卽樵叟牧豎必施撻楚擲瓦礫甚有洩溺其面塗矢糞於口鼻自古權奸身後之辱莫賊檜若矣勝國迄今屢經更鑄乾隆乙酉間鐵人復身首破裂錢塘令擬更鑄之啟於中丞時中丞爲熊公學鵬謂忠如忠武其精誠貫金石浩氣塞宇宙亘

千古而不磨若賊檜死後何知鐵鑄其身不過
抒後人憤鬱非政之急務也任其銷蝕可也是
夕夢檜夫婦枷杻琅璫蓬首垢面稽顙階下云
忠武斧鑕身所應受世人蹴踐凌轢不堪其苦
微公言一經更鑄此身又不知幾歷春秋矣次
日中丞呼錢塘令告以夢令促鑄無緩且以精
鐵爲之俾至厚可經久也夫古來國賊以操莽
爲首然猶曰薰心富貴遂致見利而忘義彼秦

檜何爲者身爲宋臣反爲金人作奸細必欲其
君納幣稱臣於敵而後快致燕雲不可復兩宮
不可返且殺忠武以媚之豈其隨徽宗北狩時
受金人國士之遇必賣其君以報知己耶穆史
謂檜妻與兀朮狎帳中檜恒竚立於外竊聽之
檜而稍有羞惡之心歸國後君父之仇姑置不
論幃箔之辱亦應切齒則藉公憤以報私仇正
其時矣乃不以爲仇反以爲德胡乃同具人形

而別有肺腸如此耶然則東牕擒虎之語在婦報其所私毋庸深責而檜嫗於豔妻竟不知天下有羞恥事精鐵可銷遺穢莫洗若檜者狗彘當不食其餘

王寶一

樊江村氓王寶一務農爲業年饑餽粥不給時
當歲除無以爲活家有貯粟甕携十歲兒載以
小艇思售以易升斗爲度歲計行十餘里無問
值者至一村有富室議三百錢易之令舉甕昇
諸其家而付值焉將入門富室之鄰人適至曰
余昨見二百文易七石大甕者此時米珠薪桂
烏用此不急之物且甕裂紋已見其弊也可計

目而待也富人旋悔閉門入扣之不應日將夕
矣中心如焚復與兒昇甕入舟兒失手墮地破
裂不完王憤拾甕片擊之而斃歸家其母妻待
玉舉火方倚門而望也問甕售乎曰售矣兒焉
往曰睡舟中未醒妻視夫顏色慘變急往瞰之
則兒死甕破稔知其故卽縱身投諸水王脫衣
泅水半晌負妻出已不可救不禁寒冽呼母熱
薪不應視之則自縊矣變起倉卒無可爲計舉

厨刀斷頸以殉不移晷而家四口俱喪非命
傷心慘目有如是耶而禍機祇伏於鄰人之片
語故余每向人曰凡見售金綺珠玉受者若與
匪爲交好不妨從旁代衡其值蓋金綺珠玉非
素豐家不能有其出售也必居奇弋利否則亦
適有所需不成無害也售至器用則窘迫可知
經價浮於物必慊慊之使成爲德當非淺鮮質
諸善人當不以余言爲河漢

某侍御

國初某侍御浙人忘其名與氏性迂緩以疲軟
挂彈章家有膏腴地數十頃招佃佃佈種佃欺其
懦積數載不供租因令羣僕擒而械繫之其家
人曰盍付有司治以法侍御曰有司必事鞭撻
敲筋剝膚心所不忍但坐處不設脚凳每餐食
以精糲使過飽不令食烟而更使瞽者唱南詞
於其側此不惡而嚴之法不越旬逆可盡得也

南詞者盛於江浙所談皆男女相悅其詞鄙俚不文婦女及屠沽者流聆之恒終日不倦稍有知識者多掩耳而走烟與脚癢侍御所刻不可少而南詞侍御所不欲聞故推已及人亦欲以此困之顧不知胼手胝足之夫俾終日飽餐聽曲何修得此烟與脚癢有則固佳無亦何害乃人情物理且未諳安望其執法網而秉國憲其疲軟被黜也宜哉後唐有李載仁者爲推官

日赴高從晦召途中見部曲相毆載仁怒急命
從者取飯并蒸豚食之戒曰再犯必置醢於肉
夫肉酥並食非鳩毒也特無佳味耳部曲樂於
私鬪必怯於公戰非嚴法以懲之何以肅軍政
而飭戎行迂謬若此聞者絕倒使二君生同世
而仕同方其措施必更有解人頤處

趙古董

西粵撫軍忘其名有直隸人趙相爲廣文三十年推陞柳州融邑今年耄矣謁見時撫軍踞胡牀命趙坐廡下趙兩手抱椅於臀偃僂而上直至膝前爲撫軍曰某初至此人地俱踈未稔何邑最佳能使某飽囊橐以正首邱乎撫軍微笑曰余之職在黜貪憐而進廉能爲屬吏謀財非余所敢知也同僚皆以趙古董呼之數月後緣

事勒歸嗟乎好官多得幾文錢由來久矣孰無
囊橐孰不欲飽此囊橐顧積絹盈筐托言餘俸
懷金私贈昏夜誰知而趙某獨於大吏之前直
陳其好貨畧無欺隱此古之愚非古董也聞撫
軍後以婪贓伏法所謂黜貪進廉者安在又爲
趙古董笑矣

顏鳴臯傳

顏鳴臯廣東梅州人自幼豪雋喜讀書常謂丈夫功名當於詩書中求之一朝發跡釋褐登朝由他途進者雖位極人臣奚取焉時有相士謂顏君他日常以長鎗大劒策名麟閣安事毛錐顏笑其妄而攻苦益力會其父母相繼殂謝苦磔之餘年三十矣急於進取乘禪服未終應試補學官弟子爲鄉人告訐被斥或謂之曰相士

之言驗矣觀子骨相魁梧他日爲朝廷寄闔外
之任折衝禦侮亦大丈夫所爲何必呶呶咕哩
暗中摸索望朱衣一點首哉於是顏君焚棄其
所讀書習騎射越歲卽能穿札超乘一試冠軍
遂登武科公車北上舟次維揚夜泊聞鄰舟吟
嗽喧聒聆之鄉音也過訪之則皆南粵握刀控
弦之士入都應武闈者內有番禺朱某病劇垂
斃或擬舉而棄諸厓一任其死生存亡而不顧

所未決者虞他日歸鄉朱之父兄索屍棺結訟耳顏曰公等與朱君姑無論同鄉里兩人同舟之義謂何顧忍棄之原野以飽犬豕之腹乎衆曰君亦同桑梓盍過君舟或者起死人而肉白骨君之德也倘徒袖手於旁作勸人爲善之論則事在鄰舟無煩喋喋爲也顏曰濟困扶危此余素志所不敢請者恐蹈越俎之愆耳遂毅然挈之歸舟親侍湯藥越數日捨舟登陸而朱病

益甚爲顏曰余雖與君同里而素昧平生荷君
義薄雲天引爲骨肉今更以後事累君倘他日
得附行李之末歸葬故土死而有知當魂依左
右圖結草啣環以報耳言迄歿於車中途次無
以爲殮而旅店已死者不得入遂以帕蒙死者
之首託言中惡嫌車中顛播者負之行三十里
晚入逆旅主人不辨也次日擇土殮埋封識而
去後每宿店主人必具兩人之饌詢之則云頃

見白晳而頎者尾君同入又同坐室中非君同
行之友乎顏知爲朱魂默祝曰知君情重朝夕
相從甚善願稍爲斂戢現形惑衆恐於僕有不
利焉從此寂然武場故事先試馬步射及刀石
爲外場藝力出衆者名雙好次則單好單好歟
選而難於中式不與雙單之列者并不得入內
場顏固文士武備非夙嫻而策論則累累數千
言場中莫與埒廉官以其單好置之未閱也夜

分假寐見案上火光如星趨視之見一青衣人
立於前而置卷於案若求其鑒賞者閱之大稱
善曰此人他日爲將祭遵羊祜之儔也因薦於
主司劉文正先生并述其異遂登甲榜後禮至
福建台澎鎮時劉公已大拜歎曰顏君善士其
功名顯達宜哉贈以楹句曰掄文我早覩儒雅
出鎮公惟篤藎藎劉公剛正不阿凡經其許可
者一字之褒榮於華袞而顏君顧被簡拔獎借

則其人豈尋常伧伧勇夫射御不違者所可擬哉或曰顏君固文士讀書數十年宜其行事卓越恒流余曰今之文士讀書者吾見亦稔矣平日稱相知莫逆一朝事變惟恐牽累於已引身遠避卽親如兄弟生死之際亦難強之使前而况鄉人之困阨鄰舟者乎雖然此固游俠事也孟子曰同室之人鬪披髮纓冠而救之鄉鄰有鬪雖閉戶可也朱之將斃無異鄉鄰之鬪挈之

過舟負之而趨不異披髮纓冠而救游俠聖賢
所不取顏君之見賞於劉文正者其生平文章
之外或更有善蹟不僅此一事歟

張振奇

河南人張振奇者凶狡多力嘗爲盜被獲其渠魁伏誅振奇得末減發遣滇南大理府彌渡安插彌渡爲滇中通衢振奇構屋數椽作逆旅主人以速往來之客數年橐漸盈娶妻生子女各一大理別駕駐彌渡因結納胥役凡官署所需猝難構置者謀諸振奇無不得於是村人咸誇其豪俠多才一日有楚客騎而宿其居又一騎

駢箱僂其同行侶宿他所次早叩門呼楚客則
云五鼓早發矣某大駭謂數千里同行何以今
日忽然獨往且昨晚分手時固有約也因入內
見兩騎繫櫪下詢客去何以騎猶在耶答以客
有急需貨騎而往某知有異鳴於官時別駕才
成鳳拘振奇訊之不伏是晚倚齋陰風蕭颯燈
影耿耿豎毛寒心夢數百鬼魂血污披髮號泣
訴冤苦刁驚起卽率役親赴振奇家其後圖一

室錮閉殊嚴啟之空洞無物墻下微露辨髮掘
之得屍二十一具皆剖腹實灰其中攢手足而
反縛之始直認不諱云遇孤客橐豐者殺之客
侶多者則出妻女爲餌置迷藥於酒中記二十
餘年以來殺死過客三百八十餘人於簿籍所
得財物不可勝數因焚其籍僅以屍數具詳磔
振奇妻女子若孫皆緣坐棄市振奇每殺人所
用斧柄長二尺餘木皆紅潤亦二十餘年凶器

也白晝拄杖作老病狀晚則棄杖持斧人莫能
敵臨刑時猶瞋目怒罵此古虞周世榮官於滇
爲余述之故得其詳嗟乎人固有善惡之不同
然亦何至殺人如斃鷄犬若張振奇者凶惡殘
忍覆以加矣

嚴君平裔

西蜀有嚴姓者自言爲君平裔築卜肆於道旁
占六壬決休咎無所驗卜者絕少一日清晨有
客至前語音似江右謂嚴曰今日假君肆賣卜
日暮奉白金五錢可乎嚴諾之日午一人蹀躞
而來客爲布盤推局附其耳曰出汝懷中十金
當指生路其人惶遽探懷與之果十金也客告
曰西南十餘里有古窰速往匿之然由戶而

入必不免其顛有穴可入匿未申時聞樹杪鴉
鳴急出往東南而奔可無慮矣頃之復有數人
倉皇求卜客布盤如前曰公等追逋逃者乎曰
然今晨有囚越獄試推匿何處曰囚未遠颺出
金五錢當指其處不驗則倍以償如數與之曰
速往西南古窰內可弋獲稍遲無及矣日暮數
人返索金且責其妄曰窰果有之亂柴塞戶蛛
網如織無人跡久矣囚非蟻蚓可由罅隙而入

也客曰公等誤矣凡窰顛必有穴不由戶人能
禁其不由穴乎細推卦象人雖逸窰中必有遺
物可証當與公等往驗否可立辨償金未晚也
嚴亦隨往至則撤柴拭蛛網而入履跡宛然仰
視土穴如智井繫帶於上蓋緣之而入復緣之
而出者諸捕無言而散客遂以金五錢付嚴嚴
不受長跪而請曰夫子之術神矣願北面執弟子
禮盡夫子之術以授余使余祖君王之業復

繼千載後感且不朽客曰余術不可傳也余師授余時有誠也嚴曰何如曰曩者余乞食以養母日憂不給忽遇道士憫余孝曰授子六壬每日可給菽水卽止毋貪卜以殖貨五官四體無殘疾可矜者勿浪傳違之不吉嚴曰若此固易易也因薰其目客遂授以術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目則又非髮膚可比矣欲得其術寧喪其明嚴之殘忍爲何如哉脫遇道士必曰孺子不

可教

屋上火神

丁亥二月紹郡大火武林尤甚每焚輒延數百家遇晚間火起見赤面朱髯者往來屋上若指麾狀平時日暮亦踣踞簷際居民咸惴惴稽顙祈禱一日夜分人靜有潛窺者見赤面人鎚石取火出烟管吸之烏有回祿神嗜淡巴菰者羣起執之蓋無籍亡命假此劫人財物有時且因風縱火一訊而服置諸法

甘泉令

雲間金某忘其名爲陝西甘泉令黷貨無厭握
篆數載閭閻膏血幾枯有士人葬親穴土得玉
圓如拱璧厚四寸圍經五尺有奇而色青無溫
潤縝密之致世所稱藍田玉也體雖鉅而價不
昂約所值千餘金金欲得之難其說邑庠生嚴
姓者儉人也其祖墓與士人塋地爲鄰而金交
頗密因與謀訟其侵地盜玉誣飾証據士人理

不得伸地與玉皆歸嚴嚴陰致玉於金人無知者金有二女皆秀美年及笄同官薄其人莫與爲婚因令其妻率二女挾所有南歸抵家縣王求沽無問值者有尼往來其家爲婦曰草菴雖小亦頗潔靜凡士大夫家求嗣祈福者恒戶外屨滿夫人盍携玉赴庵旣可待善價復可朝夕焚修婦然之挈二女偕往無何婦歸留女於庵凡售玉者至女靚粧出論值於是紈袴裙屐知

其事者咸以售玉爲名肩摩趾錯謔浪笑傲無所不至有金姓者貌美而行儇薄因同姓呼女以妹交相愛慕賂於尼通焉漸招狹斜少年遊而陰索其贈若居奇貨久之婦微有所聞令女携玉歸至中途與金偕遁而甘泉令之玉女俱失矣愧憤成疾卒於秦聖人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茲金某不特悖出其貨併息女亦私奔於人彼蒼於人之善惡往往逾其分以相報類

如此

高雲姑傳

慈谿有時登失者爲邑庠生一弟貽來年甫弱冠與同里高氏女雲姑締姻未娶而時來卒雲姑恒於無人處飲泣父母勸之曰以汝年貌寧慮無王謝高門求委禽者何自苦乃爾況但覓媒妁之言未成夫婦之禮吾兩人年近六十無子嗣欲覓佳聶爲半子之倚汝卽不爲身計獨不爲父母計乎因別爲擇昏吉期已訂女眠食

俱廢父母亦無如何聽之而已一日登夫之妻
夢子牽衣告曰城隍憫雲姑之節令與兒明日
成花燭諸神祖宗咸降兒髮鬖鬖乞母薙之天
明泣語其夫謂花燭之語或夢中誕妄但兒卒
時髮長幾二寸茲夢中相見特語及此悔殮時
不爲芟剪也語未竟高氏乳媪號泣而入則知
雲姑於昨夜自經因告以夢請於高氏舉雲姑
柩與時來合葬之嗟乎女之於夫猶臣之於君

也國亡殉難夫死殉節忠臣節婦其精誠可以
貫金石泣鬼神城隍主婚庸或有之獨是時來
不過裙屐少年溘然天喪直與草木同腐今得
烈女相從地下寧止光增泉壤垂諸志乘與雲
姑並傳不朽豈非深幸歟

汝南妓

白下劉生名渥字湛恩素好狹斜遊以父宰陰
平恒往來秦隴凡青樓佳麗靡不叩藍橋而親
鄉澤焉丰姿秀整性復溫雅經其一宵之愛輒
心醉有不願爲達官婦願作劉生妾者後父卒
索逋雲中不遇歸途疾作醫藥罔效日漸委頓
僮僕知其不起罄貲裝遁去逆旅主人移置外
舍俾圉人同寢處呻吟土坑自知必死昏瞢中

覺有火撫之太息頃之身搖搖若卧籃輿繼而
飢之則飲食之則食亦莫辨誰何數日病少間
視室中几窗明淨裯褥溫煖對床一榻橫陳綺
帳流蘇一美人倚枕坐生驚問此何地卿何人
幸祈明示以釋疑懷先是生由陰平南返與女
遇於汝南邸舍留連數日別後女思之寢食俱
廢如玉簫之致念萍漂若蘭之繫情陶穀無可
如何亦置之而後後賈荅卒思出籍從良流寓

雲中間有客垂髫旅店詢之知白下劉生親往
驗視雖病容枯羸而神情可憶遂遣人與之而
歸蓋女與生晤後已相距五年矣女縷述顛末
生伏枕稽顙號泣曰余當日何德於卿而蒙拊
畜顧復若此耶再生之恩無以酬萬一家雖寒
微尙有負郭田十餘頃衣食粗足如卿不棄敢
屈爲箕帚婦耳女曰妾在風塵中閱人多矣未
有如君者數夕之愛惓惓於中奈三生緣薄數

月前已委身廣陵朱氏子伊負販都中昨致書
於妾期匝歲事竣相携南下恨君杜牧尋春去
較遲妾已老大嫁作商人婦若此情未斷續之
來世可耳生歛歛不自勝月餘病愈欲女侍寢
女曰妾與朱生已各矢天日証鬼神侍君湯藥
則可若一接肌膚則負朱氏子生歛容謝之女
厚贈貲裝設筵致餞殷勤謂生曰君往矣無以
妾爲念尙有一語奉贈溫柔鄉終非安樂窩此

後幸自愛勿復浪遊則君爲不負妾矣緣盡於
此卽異日相逢邂逅蕭郎陌路毋煩顧盼促之
登程挹淚而別夫從來娼妓惟利是圖易所謂
見金夫不擇躬也其視往來交接之人如過眼
烟雲畧無留意茲劉生所遇數夕之愛輒戀戀
不置邂逅他年猶目睹情傷不忍其顛躓於中
路斯已難矣至矢志從良雖素所悅慕之人數
旬相聚能守貞不亂爲尤難世人握手論交不

管手足及貧富貴賤之或殊則引身而避卽相
見亦落落望其引手一援更不可得而平日所
爲不善旣悔悟矣意外遭逢復爲馮婦者不少
余故於此妓樂爲識之以風世

金氏婦

嶺南多盜而沿海諸郡縣其藪澤也始則劫財
他物棄擲不取漸而衣服飲食劫無遺近則遇
男婦之少壯者亦掠去男子脇之入夥或令駕
船不從者殺之婦女則囚繫俟其父母與夫備
貲取贖視貌之妍媸定貲之多寡焉海陽有金
姓者饒於財妻王氏被擄遺有幼子方離乳思
母晝夜啼不止因挾貲赴盜舟求贖匍匐而前

盜魁曰汝妻頗艾留供驅使無徒饒舌以取禍殃王涕淚不斷如縷而其子之啼號更慘人心目盜亦爲之惻然謂曰念汝子幼姑許贖然三十金較鎔銖者以違命論汝亦無望生旋矣金解囊如數以獻因引赴隣舟其妻方與羣盜鬥葉子戲喧笑聲達舶外盜魁曰汝夫汝子覓汝來矣賀汝聚骨肉完室家其速歸毋滯婦若罔聞門葉子如故也盜促之再四不顧因引其夫

與子入艙金見婦泣而呼子則疾趨至膝持其
裾而泣羣盜之與門葉子者淚亦泫泫下也婦
愠曰家中猶存姑與嫂乃賴予一人撫幼子脫
予死將奈何盜魁曰汝歸否宜一言決毋令呱
呱者聒耳煩心也婦戰然曰此間樂不思歸矣
盜因呼金抱子出還其金且倍其數曰累汝遠
涉此六十金娶婦有餘矣金不受抱子長跪乞
哀盜怒令羣盜挾其父子登岸入謂婦曰汝夫

與子業逐去心無牽挂洵足樂已顧汝夫婦結
襦數載而子實汝所自出今而後死生永訣揆
諸情理宜出送諄屬數語畧盡夫妻母子情婦
因出至舟首未及開言盜自後執其髻遙爲金
曰婦之無良一至於此斷難姑容吾爲汝殺之
以快憤揮刀斷頸投屍於海曰此等不義婦恐
龍鼉不食其餘也時盜舟林列齊聲歡呼海波
欲沸噫盜豈無道也哉昔晉懷宗后羊氏爲石

勒所得寵之專房醜詆其夫聞者莫不惡羊后
之無恥無義然懷宗被擄遇害國破家亡勢難
完聚而勒方崛起兵強勢大承何如司馬家兒
之問不得不逢迎以固寵所語未必由中也若
是時懷宗不死國猶可轉禍爲福羊后未必便
委身胡羯出此無恥無義之言彼金氏婦者兒
夫當前頃刻間骨肉可重聚顧乃忍棄其夫與
子而曰此間樂不思歸不解盜舟之樂固何如

也聲其罪而誅之殊快人意盜豈無道也哉

獄卒縱囚記

阿璉哥者忘其姓新會縣獄卒也新會土俗口
生子最少者曰璉璉屬土音呼賴字典不載爲
人淳樸好義凡被罪入監者他卒必索貲不如
意輒詬詈鞭撻璉每爲之排難解紛故獄中咸
愛敬之推爲獄卒之長視其言動莫敢違者時
當小除獄囚念及家室咸歔歔泣下阿璉惻然
於中大言曰今夕釋諸君歸家對妻孥而醉椒

酒樂乎諸囚唯唯疑其戲言以博笑也阿獯曰
予素無誑語諸君能於明正二日如約歸來則
兩無所害否則予立斃杖下矣衆指天矢地遂
爲之脫械縱去其儕輩皆咎其妄曰君主之無
相累也至期囚皆逡巡返獄無一失時阿獯方
踞地獨飲喜極擲盃大笑曰諸君至予可告無
愧當從此逝矣兀坐不動視之氣絕諸囚感其
義爲肖像於狴犴昔唐太宗嘗縱大辟囚三百

餘人至期無不來歸夫唐太宗爲何如主四海
六合懷德畏威安知縱之不能擒之囚或計及
於此所以來歸歟彼一獄卒伎倆幾何雖所縱
無三百人之多然能如期歸無一失奇矣一笑
而逝則更奇是可紀也獨是司獄者獄卒縱囚
三日慢無覺察曠官尸位之罪其可挽乎

紀械鬪

閩粵民情凶悍愍不畏死無論鄉黨姻戚稍有
睚眦卽各糾數十人或數百人以白刃相向謂
之械鬪此風盛於粵之潮閩之彰泉就粵而論
昔惟潮郡之揭陽今則饒平澄海海陽潮陽鬪
更甚約期將鬪先聚族人於宗祠議傭值被傷
者卹其身被殺者卹其家殺仇幾人按其數本
非已殺而能挺身公庭認罪者謂之頂凶則授

以田產俾養妻孥議既定卽有賢有司亦不能
理論勢禁也擇隙地作鬪場先舉大炮樹旗旛
書姓氏於其上次則伐鼓振旅十人爲一隊以
多力善鬪者領之隨鼓聲而進有宛然擊鼓其
鏜踴躍用兵之勢焉火藥鉛丸鎗炮無不備也
弓矢劒戟戈矛無不勁捷銛利也國憲王章不
及計也父母妻孥不遑顧恤也爭勝負於崇朝
判死生於俄頃迨夫鼓衰力盡勝負分而死生

決然後各鳥獸散然昔也一鬪而止今則一而
再再而三不勝不休昔也每鬪不過殺傷一二
人今則血肉淋漓屍骸枕藉動十數人且有數
十人者考之史傳紀載亘古未之聞也噫其凶
悍藐法爲何如哉有陳姓者素習拳勇受人傭
值以助鬪率數十人憇於中途之村店方將舉
爨復有數十人執械而至詢何往則亦赴某所
助某家鬪者陳曰今日之會各有所主盍先於

此試手滅此而朝食乎遂奮勇相殺及互有死傷始鬪然而散而某所之約期會鬪者轉以助鬪無人嗒焉若失其輕生好鬪又如此非亂民乎究其故皆當局者愛民若子姑息爲懷積漸而至若遇鬪時理論勢禁不聽則不論其曲直擊之以矢石轟之以大礮洗其邨莊敢尙有輕生藐法者乎昔北齊高歡令諸子各治亂絲以觀才畧獨次子高洋拔佩刀盡截之曰亂者當

斯余謂治亂民亦當以高洋治亂絲之法治之
其庶幾乎